

少年之年

胡坚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少年之年

胡坚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少年之年 / 胡坚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5

ISBN 978-7-5399-3589-8

I. ①少… II. ①胡…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85954 号

书 名 少年之年
著 者 胡 坚
图书策划 于奎潮
责任编辑 丁 卉
责任校对 闻 艺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字 数 130 千
印 张 11.75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589-8
定 价 22.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

——谨以此篇纪念一位失踪多年的童年伙伴

给——失败者

这里是 1992 年到 1996 年的一些故事，我原本想把他们从历史的记忆中挖掘出来，但最终的结局却是将他们再次埋葬。

多少年之后的一天，我路过当初参加奥数培训的一个教学点，突然想为那个逝去的年代写点东西。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应试教育最疯狂的年代，成千上万的少年被家长塞进了周末的培训班，面前无休止地堆砌着油印的古怪数学题：九宫填数，等差数列，鸡兔同笼，相遇问题……沉闷的气氛，昏暗的教室，参差不齐的老师，陌生的同学，多数的孩子在这里耗尽了对数学最初的、也是一生的热情。

那种疯狂并非源自对智慧的追求，就像同时期的混社会的“坏学生”们并非都源于对自由的追求一样。但也是在那几年里，中国社会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人类历史上，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朝代有过这么大规模的资本流动，这么大的人口基数，这么大幅度的教育的普及，这么沉重的历史的遗留以及这么轰轰烈烈的制度的转轨……时代之子必然会在这亿万次的试错中产生。

他们之中，有的依靠智慧最后走入 IMO（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国家队，有的依靠勇气在街巷的血战和谈判中打出了自己的名声。尽管在成人的价值观里，他们轻若云泥，但是在十年前同龄人的眼中，他们都是令人羡慕的骄子。

这些人，我现在都看不到。这些事，曾经发生过，但已经不再发生。聪明者最终被聪明耽误，勇敢者最终被勇气埋葬，剩

下的只有他们的眼神，那少年人锋利的眼神，甚至成为了很多人一生之中的最高点——“这大概就是一个时代送给他的孩子的礼物吧。这些时代之子未必总能走在潮流的最前面，甚至往往可能被时代的洪流所淹没。但是谁也不能夺去当年他最辉煌时期，时代刻在他眼里的光芒。”

但又似乎不仅限于此。

每一个时代之子的背后，都是近百同辈的牺牲。他们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和梦想，牺牲了自己的机会和资源，甚至牺牲了父母给自己那份唯一的慈爱——那些在奥数教室里偷偷写纸条看漫画的普通学生们，那些每次打群架时想方设法躲在后边起哄的“边缘混混”：他们从未能体会过智力激荡下的数学之美，他们从未在街巷交战中品尝到胜利者的骄傲，甚至在多年之后的同学聚会里，他们的名字都很难被人记起。他们从学生时代起就被排斥在欢乐的盛宴之外，和他们的父辈一道成长，一道老去，构成了永恒的、稳定的、沉默的——大多数。

他们也有自己的青春自己的梦想，他们有眼睛，却一直被用来关注风口浪尖的时代之子们；他们有耳朵有嘴巴，却一直被用来传递邻家子弟出人头地的新闻；他们有手脚，并不精彩的命运却被人一路预设……

直到有一天，他们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倒在了时代那锋利而决绝的刀锋下，青春不再。

而太阳照样升起，时代依旧前进，并不因他们的曲折而放缓脚步。

有谁，来对这些刀下亡魂说一声对不起？

目 录

第一章	红灯记	001
第二章	渡江侦察记	004
第三章	鸡毛信	015
第四章	地雷战	029
第五章	没头脑和不高兴	038
第六章	冰山上的来客	043
第七章	大西洋底来的人	049
第八章	小兵张嘎	053
第九章	姿三四郎	063

- 第十章 激战无名川 066
- 第十一章 英雄儿女 075
- 第十二章 平原枪声 082
- 第十三章 弹道无痕 085
- 第十四章 兵临城下 087
- 第十五章 闪电行动 095
- 第十六章 霓虹灯下的哨兵 103
- 第十七章 自豪吧,母亲 108
- 第十八章 两个小八路 113

第十九章	南征北战	120
第二十章	喜宴	125
第二十一章	51 号兵站	130
第二十二章	智取华山	133
第二十三章	暴风骤雨	136
第二十四章	奇袭	139
第二十五章	永不消逝的电波	145
第二十六章	不该凋谢的玫瑰	149
第二十七章	今天我休息	151

第二十八章	北京人在纽约	155
第二十九章	今夜星光灿烂	159
第三十章	烈火中永生	163
第三十一章	车轮滚滚	166
第三十二章	野火春风斗古城	171
尾 声		175



第一章 红灯记

那年入冬，高中生楚建明经常从中学课堂上逃掉。翻过省一中的后山，就是一条四车道的马路。如果在山顶停留片刻踮脚远眺，就能看见山下两处停工的工地和远处江边漆着洗衣粉广告的电视塔。

车床厂子弟就站在山下马路旁的车站等他。

我就是楚建明。在省一中的那一年里，我喜欢逃学，站在学校后山上远眺。少年时的天空总是灰蒙蒙的，就像一架苏联产的望远镜，视野永远偏黄。这是个复杂的问题，如果不想停留在简单的泛泛而谈上，那就得聊聊量子力学和瑞利散射。不过小时候的我想法简单——武汉的天泛黄，那一定是倒映的长江。

我和伙伴都是车床厂的子弟，每到夏天，兄弟们都会到江边玩水。无数个夏日的黄昏，我们穿着针织短裤，站在滚烫的水泥防波堤上，挥斥江风，脚踏夕晖，议论江湖新闻，某某厂的又把某某厂的揍了，某某头领的女人跟某某小白脸跑了，仿佛一生的活动范围都不会超出这几个街区。而雾气茫茫的长江两端，便是童年心中的最远处。

大人们讲，我们车床厂的前身是造火炮的，国民党时代，大概是为了方便运输，国内的军工厂全都布置在长江沿线，火炮生产线金贵，给安在了华中重镇武汉。后来大概是看战局不利，怕日本海军溯江而上把中国军工给一网打尽，便又慌里慌张组织人手在江阴沉船堵塞长江航道。

推想起来,这便是我们童年追溯时空的最远处了。江城边这个车床厂里,有一批老人来自长江下游的广阔乡间。国难当头,跑去金陵兵工厂学徒,解放战争里投诚过来,建国后内迁华中,还是干的老行当。小学同学蒋峰告诉我,他爷爷年轻时就在江阴常熟一带上班,本来混帮会收保护费,后来国难当头突然有了觉悟,那一带的黑社会拉了几个大队,和国军的特务大队(民间的各种忠义救国军混编)一起打鬼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黑社会也不例外,厂里放露天电影,只要是《沙家浜》,蒋峰就在台下拽着我们嘀嘀咕咕地说他爷爷认识胡司令。

几乎是在蒋峰学会吹牛的同时,同学李海洋就养成了跳起来接他嘴的习惯。他打击蒋峰的经典台词是,要不是老子的爷爷策反你爷爷,你爷爷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参加革命。

李海洋家是三代武汉土著,从上到下都有爱在口头上当老子习惯。他爷爷年轻时参加地下党,和一大批闲棋冷子一起打入了国军内部,渡江战役前夕,老爷子在江阴要塞的炮团里搞地下工作,策反国军,活人无数。后来百万雄师过大江,众多炮台不战而降,江阴要塞是千里天险崩溃的最东起点。

我们上小学的时候,资讯不发达,电视报纸都没有,车床厂的兄弟们都擅长从自己的革命家谱里挖掘英雄崇拜,均以自己一门忠烈,有个杀敌无数的爷爷为荣。后来看多了小人书,眼界变得开阔,才知道江山代有才人出,除了本朝十大将帅之外,这世上可资做偶像的英雄豪杰非常多,除了有李元霸和岳飞,还有拿破仑和巴顿。

那时节我们熟读兵书战策,在单位图书室翻阅武术兵器杂志,家里的墙上,贴满了各色飞机大炮的彩图。我们了解美国的阿帕奇直升机,日本的90坦克,还能谈谈中东战争和沙漠风暴,唯独对第三次世界大战兴趣全无。锻炼身体,保卫祖国,只

是运动会的口号。大人们都在私下敲打我们，说出国读书、下海挣钱才是硬道理。

90年代最初的那几年里，也正是武汉市，甚至整个中国城市发展最快的几年，千万工矿企业改制，无数高楼大厦拔地而起。我们几乎是和这个华中重镇同时步入青春期。

1993年，我的伙伴们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收割，蒋峰和李海洋一帮子弟给划拉到厂子里的技校去混技术去了，我考进了省一中上高中。成绩中等偏下，念得心不在焉，整天惦记着和车床厂的伙伴们玩。这群兄弟讲义气，总聚在我学校后山下的一个小车站，等我从学校叛逃出来。每次看我笑嘻嘻地从山上一路跑下来，就有人扔给我一根希尔顿香烟。

扔出来的香烟在空中划出一条弧线，被我接住。我绕圈把在场的每一个人拍两下，然后搓搓冻红的双手，摸出一盒火柴点上——我那会儿抽烟没瘾，但兜里总揣着三两包火柴，作链条枪的弹药。我一般把火柴塞在我妈给织的毛线手套里，出门的时候总不大愿意戴手套，当着伙伴，表现自己不怕冷，溜出教室的时候，更是把夹克衫的拉链也解开了，一路从山坡跑下来，衣服里灌满了风。

“走吧。”

“去哪儿？”

“过江吧。”

第二章 渡江侦察记

武汉过江的公共汽车，自我记事起，就是加长的巨龙型。我和兄弟们都爱坐在中间的转盘位置，可以像圆桌会议一样面对面吹牛，爷爷一辈乃是童年的主流偶像，在当时已因青春期的叛逆被弃之脑后，取而代之的是爹妈的剽悍故事。他们这一代虽没赶上战争年代，但是赶上了十年浩劫，从扁担条凳到冲锋枪手榴弹，各种等级的武装冲突频繁，上山下乡，战天斗地，其乐无穷；青春，热血，忠诚，一个也没少，吹起牛来，也有十足的本钱。

冬天的路上堆满了积雪，汽车喷着白气开到大桥上，轮胎外绑上了一圈链条防滑，轧上去哗啦哗啦直响。我指着窗边守桥的武警战士，说当年守桥的独立师是我爸的老部队，你们听过1967年的故事没，话说东海舰队的军舰从长江口开进来，黑云压城城欲摧。结果我还没来得及讲到伞兵进城，就给江面上传来的一声汽笛打断，给蒋峰趁机抢过话茬说他的段子，他指着雾气弥漫的长江，遥想当年他爸的渡江历险记。话说1967年夏天横渡长江活动，无数大好青年在江心遇害，唯有他蒋峰老爸神勇剽悍，在敌人的水鬼阵中杀出一条血路，侥幸逃生，这才没耽误后来有了蒋峰。

蒋峰一家三代单传，爷爷黑帮出身，后来虽然投诚，可最终也没能入党。儿子和媳妇乃是武汉最早的一批知青，1968年溯江而上，少年入川。

根据蒋峰后来多次的描述，那次遥远的旅行已经渐渐被我

们每个人熟知。遥想当年，上百号第一次出远门的武汉知青在枝江码头下船休整，和沿着长江顺流下放的宜昌知青因为放行李的地皮问题起了纠纷。宜昌青年出门都带有解放前地主家看家护院用的马刀一类凶器，从棉絮里一抽出来就开打。这些兵器本来是考虑带着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没想到在家门口六十公里就派上了用场，所以说，上帝的审判总比想象的来得早，所以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武汉知青没称手的兵器，打起来就吃了不少亏。后来多亏枝江码头搬运队的工人阶级扛着大扁担过来了，一个个虎背熊腰站在码头喊话，谁再动手就一人一扁担。这群猛人长期干体力活，特别壮，有几个知青不听话，给锤了几下就消停了。蒋峰的老爸在这场战斗中因为表现积极，被人砍中耳朵，后来电视里有了黑猫警长，小蒋峰不懂事，就管他爸叫“一只耳”。再往后，蒋峰长大了，谁叫他老爸一只耳他和谁急。而且少年蒋峰吸取了当年他爸打架吃亏的教训，出门的时候总在口袋里揣一把水果刀，在外和人一语不合，眉毛一横手就往口袋里抄，乃是车床厂子弟里公认的狠角色，江湖人称“蒋疯子”。

1993年底的那个上午，我们在航空路天桥下了车，武汉的冬天冷得别致，过了早上的上班高峰期，街面上人就不多了，路边的早点摊也开始纷纷撤走，只留下灰色的邮局大楼下两个卖茶叶蛋的老头盯着我们看。我们都没经济来源，烟都得互相蹭着抽，大家都假装没看见老头的企盼，原地跺脚取暖，蒋疯子牵头围攻带路的李海洋把大家带进了埋伏圈，受欺骗的群众也纷纷要求李某人去买吃的赔偿精神损失。

李海洋原本联络好了汉口的几个朋友在天桥下碰头，然后一起逛街。结果对方没来，为了平息伙伴的怒火，他主动提出到前边的卫生学校去找两个女孩儿出来聊聊。

这是种奇妙的心态，一个人的时候和女孩说句话都会感到不自在的家伙，和一群坏小子在一起，取个三流电影里恶俗的帮会名称，最好再配置一位作恶多端，有着牢狱经历的“老大”，就会变成一个无所顾忌的恶棍，爆发出巨大的破坏力。

我记得很清楚，就从那一年的年中，社会上开始屡屡传闻撬保险柜的案子，大人们都说是国家银行政策惹的祸，各大银行回收贷款，借钱不还的单位把款子一打到银行就给没收了，到了最后不敢往银行存钱，全放保险柜里，时称“体制外循环”。银行没辙了，却繁荣了广大小偷公司的业务。几个月下来，被盗单位遍及全国，灾情严重，加之春节临近，贼人都惦记着搞点钱回家过年，更是犯罪高发时段，各个单位都不敢马虎，门岗，巡逻力量明显加强。卫校里边当时不知道藏了什么宝贝，平时一个老头的门房站了三个穿大衣的门卫，边聊天边跺脚边往我们这边看。李海洋瞟了他们几眼，大概是觉得人太多不好进，抱有畏难心理，带着我们悄悄转移到卫校后边的院墙下。

墙头的玻璃碴子早就给前仆后继的爬墙者砸光了，砂浆粗糙，冻红的手指扳上去生疼。李海洋和蒋峰搓着手，踩着砖缝爬上墙头，然后腾就跳进去了。剩下的几个人也迅速跟了上去，横骑在墙头，看着李海洋和蒋峰探头探脑地走进了操场，才一个个跳下来，靠着墙站住了。墙里是一片小树林，正好把人挡住，那年全国的单位里都栽了这种为应付领导检查的样子树，蔫头耷脑地插在地里，有的连根都没有，时值深冬，树叶早已落光，只剩下一根根直苗苗，说不出的诡异。

卫校里的树和男生一样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总显得有些冷清。几幢楼错落摆放，水泥色的外墙显得有些老旧。我在小树林里又点了一根烟，抽了一口就递出去了，大家没有上甘岭的觉悟，烟轮了两圈，再到我手上的时候，就只剩下一个

屁股。

远处的李海洋和蒋峰此时已见区别，海洋把黑羽绒服里的白围巾掏了出来搭在脖子上，露出一截脖子冒充上海滩里的许文强，蒋峰虽然平时横眉瞪眼不含糊，关键时刻还是有些害羞，揣着手掉在后面两三百米远的地方当跟班，看见一个个小姐从眼前晃过，李海洋却不搭话，不禁有些着急。

李海洋在操场上溜了一圈，大概是没发现合适的对象，犹豫之间一回头，看见了我们站在远处指指戳戳地取笑，面子上挂不住了。正在这会儿，办公楼里走出来两个女学生，他想也没想就迎了上去，头也不抬就问：“同学你好，向你们打听个人……”

其实当时我们相距至少100米，他说什么我根本听不着，这句话是我猜的，千百年来，小流氓李海洋拍女孩儿的瞎话就这一句，说完这句，才顾得上抬起头看看对面的姑娘。

对面的美女穿件蓝大衣，个挺高，披散着头发，看见两个陌生的小伙子上来打听人，转头问问身边穿黄大衣的女伴，完了遗憾地告诉对方没有这个人，说着警惕地扫了一眼这俩家伙：一个的脖子上围着一一条发黄起球的白围巾，另一个端腔缩脖笼着双手，目的都写在脸上。女孩儿见多了这种事儿，处置经验丰富，俏脸一绷，拉上女伴就走。

李海洋看人要走，心里一急，第二句话就顺溜多了，他说别啊，同学，现在外边正严打我也不敢把你怎么样，就想认识认识……边说着边加紧步子三步两步跟上去了。可他这句话后果更糟糕，两个女孩儿简直要跑起来了。

我们远远地掉在后边，看着李海洋他们两个弯着腰追女孩儿跑，最后死皮赖脸地一直跟进了教学楼，不禁哈哈大笑。等了一会儿李海洋还不出来，又开始传烟，就在商量再派谁去侦